穀山筆塵

穀山筆麈卷之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臣品

古豪傑用世求其才畧固亦可企而及惟氣魄與望不可強何謂氣魄與人同恩而能使天下感其恩與人同威而能使天下畏其威此必有出於慶賞刑法之外者所謂氣魄也何謂望位

有與之齊而其勢獨尊功有與之並而其名獨著求其故則不可得而指此所謂望也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近世若御史大夫德平葛端肅公所謂德望若太宰蒲坂楊襄毅公所謂才望若大宗伯華亭陸文定公所謂清望

穆考初政新鄭以藩邸之舊即欲有用華亭積不能堪因百計逐之自太宰楊公御史大夫王公及六官之長各率其屬上疏至甚臺省庶官交

章論奏凡二十八疏大畧保華亭之功劾新鄭之罪以為不可一日使處朝廷　穆考甚眷新鄭及見論者日衆不得已策罷之是時葛端肅公守禮為大司徒獨不上疏少司徒二人其一桂林徐公養正新鄭之同館也其一扶溝劉公自強新鄭之里人也皆請葛公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二公不得已乃為白頭疏上之已而葛公自罷徐遂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感

葛公之誼因召用之時劉方為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劉曰比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老先生尚在此耶劉為赧然葛公廉直人也新鄭第以舊恩用之新鄭當大權多所快恣而葛掌御史臺不肯附麗新鄭亦少踈之其後王大臣事葛公又為宛轉以不及禍交道始終如此公着世不幾見

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終身不置姬侍年且五十

夫人以其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夫人從臾百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侍卧内畧無羞澁公即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挈至山西往返數年乃召其家返之則猶處子也公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公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迎新郎君故事皆當有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白公時濟南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葛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其意也葛公曰公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内閣所

票柰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以出

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必以平泉先生為第一自其為吉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請關分宜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公無所挈苐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陸公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

龍湖公治陸之座主也為之辭於分宜分宜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廷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龍湖憂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人持候分宜門下使使召陸吾為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龍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門張公所遣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自為獻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一揖即出終不出刺分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

幣者問曰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分宜大恨陸公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迟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萬曆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為真定巡撫見分宜雲焰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間薄田一二項僅給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見設

留談食食不過數品率脯菜三四品然不[illegible]謂
容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公曰吾[illegible]吏
居家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免與夫力又[illegible]不能
老不能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
嘉靖乙丑分宜罷相華亭當國表羅海內[illegible]望
乃起公為御史中丞報者以檄至僕入白[illegible]公
方趺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搖首不答[illegible]不
敢言出候門外可炷香頃乃下床索檄觀之擲
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史乃出就徵一時士[illegible]翁

然以爲得人
瓊山御史大夫海忠介公瑞嘗爲閩中邑博士御史行縣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堂下惟公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不當詘體兩訓導夾公而跪公立其中時謂之筆架博士已而浙江省試延爲主考公欲以故事自出試目御史不肯公即呼其從者出聘幣還御史曰試目考官事也以考官召而不得與事於義謂何即拂衣出二司交轉

留之竟出一月乃已後選一令召入為戶部主
事止携一奴入京寄居一寺出門未嘗有鑰僧
入其室視之惟故袍一領而已乙丑上封事時
自分必死人亦無有以更生望之者已而竟免
蓋華亭相公有力云傳聞公疏既入 世廟震
怒擲其疏遠殿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宮女主文
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為忠臣豈肯走乎已而
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
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已亡去矣 上問何

以處之黄曰彼欲以一死成名 皇上殺之正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 上是其言既而有肯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公在獄中三年遇 穆考登極赦以爲大理丞已而拜都御史

海忠介公爲御史中丞出撫蘇松行事過於梜其出入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内僉堂之儀自令長佐吏下逮津令皆令錦繡入見此雖故事一時劌見無不駭異至於裁革過客夫馬

及柳楨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譁不能安帝矣傳聞吳中大飢海公欲勸借富室先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以三萬應海乃徙請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振鄉里相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人多至數千有一籍記之半係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華亭實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亭恩厚以是報之為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於

報施之義則左矣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無司寇嚴公清名　上甚重之内中因呼為嚴青天未幾拜太宰蓋特簡也

商丘太宰宋公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從司徒秉銓東明石公星代為司徒欲振剔奸蠹以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宋公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乃一快事查出某某羨金若干可供國用公何無人及此宋公曰不然所

廷錢數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
主上知各處羨羸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刮
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公默然一日有
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或可改折宋
公曰不然太倉之數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
少許羸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措
處言者亦阻皆予在座所聞大臣長慮却顧畫
如此公天下事縱不能成可保不壞柰何其不
盡然也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卷而封之予嘗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獨慨然曰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以極論正要 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其言此後數年百凡 奏請一切留中即內

閣密揭亦不報閒而上下之交日隔矣廻憶此
公之言爲之三嘆
南昌有魏公者道學名流也爲刑部侍郎時一
日早朝後至候於千步廊下朝退點查掖門即
閉鹵薄從王門出渠即迎之而入由西橋奔上
混於右班却從橋北東趨維入左班以待查點
予與張宮諭一桂同立史館門下遥見其狀宮
諭揖謂予曰試看道學先生舉動失朝事小何
至對萬衆屬目之地作此舉措相顧而咲久之

一日在賞房待漏鼓聲既聞部院諸公出至庭中相對而揖值諸貢生見朝望見公卿威儀聚觀如堵揮之不退魏公怒形于色呼吏驅逐曰此是何所村野秀才敢爾予笑顧曰此謂觀國之光利見大人爾公斂容謝曰公言是也

關中太宰孫公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表儀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動頗失大體如以訪單揭帖按㕓此呂之贓罷免其官此未為過及見丁黨交攻急於自白遂將原

開揭帖進呈　御覽以明其不妥而揭帖所開贓至數萬致激　聖怒丁適戍江右之士羣然交攻而孫不能安矣以揭帖察吏已失公平至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贓至數萬如果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緣也又患內人請托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官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小民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

無所秉成亦以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而以探丸之智為挈瓶之守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懸決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嘉靖中華亭相君為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已一日着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為

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應靜如此

嘉興許君應逵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東平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年為進賢令會逆

濠反使二校往招進賢公開門延入手刃二校於庭懸其頭城上濠兵大至公命妻子於室環以積薪戒守者曰即聞我敗舉火焚之擐甲出迎大敗濠兵濠氣逐沮方濠迎兵進賢士人往謁公議公謂客曰事勢已急無城可守諸公有何方畧共命禦敵一文學前曰邑故無城决不能守惟令君爲邑生靈權宜取計公厲聲曰若欲從賊耶呼吏急縛出生先刃之以安衆心諸客惶恐拜請生乃得釋於是設立牌冊一邑之

夫編於行伍有不如約立以軍法從事城守既
備二校至乃斬之於是進賢無恙矣
海豐太宰楊公巍天性純孝毋夫人年百餘歲
食啖猶健楊公朝夕上食躬嘗以進即有不樂
輒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娛毋意毋夫人嘗冬
月病思食西瓜走使四方覔致至則不及飯含
楊公以此大痛終身不食西瓜暑月渴甚但飲
水而已一日諸公會坐左右以西瓜進見楊公
不食詢故乃得其詳後問公門下親識餽送無

以西瓜入門者此亦人所難矣

楊公好奇多雅致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閒時舉酒酬石每石一種與酒一杯亦自飲也予慕其事而無石可澆山園種菊二十餘本菊花盛開無可共飲獨造花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飲一盃凡酬二十許者徑醉矣

山陰大司馬吳公兌自郎署不數年開府蓋得之新鄭云吳新鄭門人也隆慶丁卯新鄭為華

亭所逐門生故人無一敢送者惟吳送至潞河舟中握手雨泣而別新鄭大感而華亭因深恨爲爲鄭數年不調新鄭再相遂不次用之吳善結客諸貴人長者無不得其歡心下至遊客談士皆揮金養之有鄭莊田蚡之風江陵柄事吳事之尤備每有獻遺先通其舍人尤七所以事尤七者亦無不至以故兩相君皆愛用之吾鄉福山大司馬郭公宗臯於嘉靖庚戌謫戍陜西幾二十年隆慶改元乃召爲南大司馬未幾以

年滿七十自罷居家甚貧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公命詣長安求一道地故人同里有一二在位薄其落魄不肯一處郭公子容以大困又不敢歸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吴公自劾吴與郭本不相知第以其故幕府子憐而收之為處百金使入貲為千戶充軍門贊畫所以存䘏甚至每與衆將大會面命曰若等毋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若来知亦如郭公子也諸將皆更提挈之郭公子感出

望外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云
沈青霞鍊者浙之會稽人也以進士任錦衣衛
經歷疏劾分宜指其十大罪至呼為嵩賊　世
廟大怒徙保安為民鍊故狂士扼腕語難至塞
上從遊者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刺木
為秦檜與其徒角射又好刺譏邊臣詰其隱匿
督府以下咸睚眦之會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
楷承分宜風旨刺鍊起居得其狀因上疏劾之
監司承兩臺旨曲加文致當鍊不道論死家屬

連坐為士伍隆慶改元鍊子襃上書訟會華亭柄國故與順有郤遂逮順楷下吏論死諸監司同事者謫戍邊順庾死獄中云徃順為御史監南直試華亭長子入試取代御史發其狀欲上疏論同事御史張某即馳使先告華亭以順且上疏已不能挽華亭得預為左右疏至貰不盡法於是甚德同事御史而怨順以為阿分宜故抑已耳然方為分宜所用不得報順也已而有鍊事又數年 穆考即位乃正其罪云 順既論

死在獄少司寇洪朝選者華亭所善客也又阿華亭旨因順令死死時以五月中越數日方奏奏下已有齊桓之慘矣又八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為巡撫勞堪所劾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天道好還可為明誠御史張某者蜀人也

王司成維禎者華州人也以文章鳴世學士家宗之而為人使氣彊直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南河南守遣吏以刺迎之王公怒其不敬即笞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

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公大困大司馬鳳泉王公里居聞狀請守為解乃得去遂忿不接賓客至里第華州守來謁王公以病謝守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公叱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不出又懲而去王公亦不知也其後王公往謁守守欲辱之以求當使門者延之入即逐閉大門守故不出王公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罵守守因使吏伺王公之第捕其宗戚因持王短長王公

亦摘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公以地震死

隆慶辛未吉士宋儒者陰詐人也熊敦朴者有才而踈傲兩人積不能下一日諸吉士避雨朝房守吏拒不納諸吉士格吏吏走白太宰太宰大憤敦朴爲人使氣衆遂以歐吏盡歸之敦朴而儒無行義舊爲諸公所薄及解舘諸吉士以次授翰林甚臺省儒得禮部敦朴兵部敦朴不能平口語怏怏儒以故郤思中之盡籍其言會有

飛語敦朴欲論太宰江陵召儒往令以私問熊生有無論太宰狀儒詣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相公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因口占疏語數十相公大愕亟報太宰馳過大司馬以相公指趣使具疏劾之疏成夜叩禁門遞入且日平明相公入閣票出逐敦朴居二日有言敦朴枉者相公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為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亦補外距兩生授官方一月耳敦朴父南沙過者有文名巳丑選

吉士亦授兵部改禮部為宗伯嵩所劾外補其
後四十年敦朴亦以吉士授部為堂官所劾若
合符節亦一奇也敦朴敗時南沙在京邸太宰
乃其同年徃慰南沙且曰吉士之事甚殊不知
命下為之駭汗南沙曰兄為太宰有社稷之重
乃為一書生駭汗何其不私太宰太甚
宋吉士儒者貴州土官子也任籍定州中順天
鄉試素行無籍與孫尚書應鰲有親嘗乘傳稱
尚書父為識者所發其後辛未登第選為吉士

在京邸豪侈如勛貴姬妾十餘人士論不齒已而與熊構俱再躓不起家居益爲橫濫至僞爲印符發屬夷兵及所殺人以數十盖其父已老即以儒子嗣官土夷不用漢法自其常態而儒已爲近吏循以夷法自恣爲兩臺所劾論死遠近稱快第不知當時何以得進使禁署儒英列一夷虜無賴殊可恨也

隆慶戊辰五月考選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坐向几上各帖姓名一江左同年几案當在日中

以爲不便顧見一江右同年几案適在簷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閒談江左瞰其不在遽走據其案除其紙帖以巳姓名帖之江右望見亟走還與爭江左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江右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同年亦咲不能面質也此事予親見之兩君皆名士同入館選列在詞林其後江右入相江左官止史局

戊辰館中有盛名士年方甚少文采傾動一時

見一江址同年頗相狎侮一日至江址几案見異書一帙展閱良久輙袖之而去江址亟呼取之咲曰知兄無用此為也江址黙然其後少年官最不進江址入相以文行顯此亦足為少年輕傲者戒矣

近世有一士夫得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為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搆之於上徽遂貶官或勸奏其私書徽曰苟無愧心

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爲取而焚之觀徵此舉何等心事凡人刻薄者必不正大阿媚者必不寛私能受私屬者必能奏私書不奏人私書者必不受私屬君子小人公私明暗之分正於此觀之

處士以虛名被徵爲世所譏者代有一人爲漢之樊英唐之田遊巖宋之种放 國朝之吴與弼是也英之徵也王良以書責之遊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放之匿情求名爲杜鎬所譏與

弼之實行不敷為張嘉禎所鄙高識深見之士有並世而立者柰何其可恣名而欺世耶蔣儼之責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嗟夫是數言者豈惟遊巖愧之千古士人多為汗浹

穀山筆塵卷之五終

穀山筆麈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清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勳戚

嘉靖間成國希忠以元公位太師其弟希孝以掌錦衣篆位太傅兄弟並爲三公貴寵無兩太師恭謹畏善守其家太傅豁達有文交遊甚廣一時朝士莫不傾慕故自　世廟所寵任如

武定咸寧不保其世陸氏雖獲正命子孫亦不
能免惟朱氏兄弟以功名終蓋恭謹之効也
萬曆癸酉成國希忠薨其弟太傅方掌錦衣為
希忠請爵下所司考議竟以寧陽王張懋例追
封定襄令甲非為軍功不王魏定王者惟中山
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又死土木
之難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
其一希忠也彼四王者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
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彬寧等並武廟自欲封

之爭者舉朝迄不見聽然猶假乎曹欽之功不為無名至於希忠直以誠謹有行為　三朝元臣遂躐異王之爵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璫外而武清為之左右而江陵居其中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也

成國兄弟孝友著聞成國多藏太傅好客成國特時分金予之即太傅鉅費往索成國成國無不如請成國病卧東第太傅第相去稍遠則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內成國欠伸飲食及訶

人侍左右傾刻傳報或有不如節應時而至及
成國没太傅日夜號泣每上食几筵即取坐飲
食其旁若與相對且食且泣遂至發病以死嗣
者悲之太傅無子子其弟子成國有子不慧嗣
爵未久而没數年之間門第零落賓客盡散盛
衰之感有足悲焉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内交者有之河中
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爲同里而上黨猶
客呼武清夫人爲嫂與之對奕以是得再起云

江陵相君善把持武清不使得肆焉瑨又持之
於中武清者一木樸老傭見士大夫謹畏不敢
作威福河中王司馬鎮宣大求入使賄武清江
陵即諷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
指其人江陵調責問言官令實狀亦竟不
明盖虗惕之使畏耳武清嘗從　孝懿皇后外
家東李第舍　穆廟初在潛邸　慈寧故因東
李以進　穆廟即位　孝懿雖即山陵而慈寧
不忘東李武清每賜帑分賚之為之周旋恩澤

經理家事一如 孝懿在時都人稱其不肯德云

丁丑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䟽入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繆不堪 上即謂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為營救乃止 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武清父子服罪自此少戢矣

閹伶

國朝既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權歸宦竪士鮮
砥節如成化間汪直用事至使卿佐伏謁尚書
跪見書之簡策貽笑千古嗟夫士氣所關甚重
惟在主上振作平時若不甚要一旦緩急為害
不淺　今上御極六日顧命元臣以片言譴罷
如叱一奴平時輔弼重臣多夤緣中官進退在
手積為所輕故敢以片言易置耳今廷中品階
如奉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不知起

自何時決非　高皇帝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品其腰玉服蟒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得柰何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周禮奄人巷伯皆屬太宰漢法丞相位諸侯王上今之公孤即古太宰丞相何至列於奄人之下若曰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在廷公孤不但王人而已豈有於闕廷之間自分內外者耶

萬曆初年一日常朝未明陛座班行皆訝其蚤及詢所以乃馮保新進壽地延相君致酒奏樂

蚤朝即出而保又不親陪苐遣掌家張壽往也其貴倨如此壽地在黒山會去鄗城可四十里許後保籍沒永年伯王偉乞為兆城

今内監權璫筦事者内家呼之為爺皇親駙馬見之皆拜呼為公公及考唐史高力士承恩日以為中外所畏太子呼之為兄諸王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古已然矣

唐玄宗時十王宅百孫院皆其子孫也凡有婚嫁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及憲宗

時十六宅諸王久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上
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當時宗室皆子孫
近屬聚居都邑猶不免貨緣嬖寵交關賄賂如
此何况以千里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
納左右以為倚托哉古今之變事同一揆悲夫
古今事體大有懸合元稹為御史與一中使爭
驛中使以馬鞭擊稹傷面貶為士曹白居易等
言中使陵辱朝士不問其罪而朝士先貶恐自
今中使出外益恣横無人敢言者憲宗不聽此

事與隆慶二年掖門內官毆御史李學道極相類當時中使與杖御史得貶

唐時給役禁中多名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者德宗所立曰鵰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漢有狗監正德中豹房皆是此意

德宗宮市既賤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門戶者進奉所經門戶皆有費用漢靈帝時謂之導行費即今之門單也宦官之弊自古如

此

自漢晉以下京兆之權最爲要重至唐宋猶然

史載柳公綽爲京兆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導公

綽杖殺於塗憲宗無以罪也謂左右曰汝曹須

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文宗甘露之變禁軍暴橫

薛元賞爲京兆嘗詣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廳

事與一人爭辯甚喧乃神策將軍訴事也卽命

左右擒之俟於下馬橋卽杖殺之囚服往見仇

士良說以禮法士良無可奈何呼酒與之歡飲

而罷此二事與中砫之辱鄧通董宣之數公主相類唐時神策軍將即今錦衣之在東廠者而權位過之其時宦官暴横廷臣大小無敢目逆中尉而二君能折其鋒可謂有力然亦見當時京兆之權非諸司所及也宋之開封尹至以皇子領之禮秩尤重肅清輦轂壓彈京邑其勢固有餘矣乃今之京尹差僅望待遷幾成散局即有柳薛之才將安所施乎

唐德宗初政踈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文學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既而皆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仗矣近有文學之臣以隱匿官錄一致塗地者亦涉邕之類也

南唐劉鋹以宦者龔澄樞為相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宦者近二萬人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以是亡國尤可嘆 恨後之人主慎無使

士人為門外人哉

唐僖宗使陳敬瑄等擊毬賭三川節度莊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奉詔仆帝乃授幽州節度方鎮之權古之方伯連帥而以毬搏得之推轂授鉞之任成兒戲矣

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為景州刺史王衍在蜀以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當時勳臣禁旅有從軍百戰未得典州者亂世之政何所不有

敬新磨者唐莊之優孟也莊宗田於中牟踐民

禾稼中牟令當馬前力諫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柰何縱民耕稼以妨馳騁汝罪當死請行刑帝笑而釋之後世伶官多因戲劇時有諷諫其智蓋本於此

南唐徐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其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不肯受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

酒合飲之懐金鍾趨出知詩客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死矣此伶人可謂有功於徐氏者然不知齊客之妾佯僵而覆酒能自全也各享五百歳語亦有味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然官名體秩則不易也相傳本司門曾改方向形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愕而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内不便詔畫宫之使入爲鍾皷司官後皆賜玉至今内中諸署惟鍾皷

司爲東衙門職然而不居當以此故耳嘗考元史玉宸樂院秩正三品與六部同階其長有加衛平章者則愈可笑矣

㵼樂有呼鷹臺元至大間所築也元人以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二品使貴拥領之鄙俗之可笑如此

穀山筆麈卷之七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經子

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是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

作見物是字而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只
將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
以至隱即知之矣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魂屬目爲明智屬耳爲聰
神以知來即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即人
之記性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
資質發揚屬陽魂之靈也有記性者資質沉着
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
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

未来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懸曉所謂知来逆
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
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
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
有戹者厯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
為陽九謂旱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為陰九
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為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
五陰三陽三凡一元之内水旱陰陽之大數也
故曰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律厯志云十九歲為

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四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為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

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揔有五十七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帝者耀魄寶也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行精氣之神也鄭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黒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説緯書之鑿視道家圖籙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感生帝者東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顯慶元年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明年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而玄説盡黜矣顯慶二年

又詔禮官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六天之說即漢之五時使五行之吏進而並於有昊說之最謬者也

翼奉曰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

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狼也

予讀焦氏易林其詞古奥爾雅而情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為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及讀京房傳房受易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談易主於占氣候卦流于讖緯而焦氏明於易理得聖人之微宜其不相逮也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
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仆
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
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
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孳佑助
期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

愼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愼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愼獨如此然君子何為必愼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愼恐懼而愼其獨也以此戒愼恐懼即是愼字不睹不聞即是獨字註分動靜非是

道不遠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

於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何也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何謂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謂施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爲臣而忠已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于君則臣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爲子而孝已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

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盖以責人之心責已即以恕已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為道豈必遠人以為之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為虚偽之學即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為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恕為下學一貫為上達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絅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大盖

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不求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內闇然而日章正尚絅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闇然日章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必至於顯微即闇然顯即日章也然則入德之方其必由慎獨乎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此慎之慎獨之功何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正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

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
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篤恭不顯正慎獨之
功所謂闇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神功化之
極位育之効臻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
微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擬之其始與天合
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之載
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意皆慎獨之事也
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由於不顯也六節
似形容其至耳註以動靜分體變化分用失本

旨

好惡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其性耳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此人已同然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惡遂至好人之所惡惡而不知其美遂至惡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惡同然之性即失其好惡本然之真也豈但拂人之性已哉曰然則鄉人之好惡必察爲何也曰此正流俗曹好曹惡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也凡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當好舉天下之所好

而好之可也如違道以干譽則鄉人之所好理所不當好矣豈可狥人不察而失巳真好之理乎理所當惡舉天下之所悪而悪之可也如貿俗以致毀則鄉人之所悪理所不當惡矣豈可狥人不察而失巳真惡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得其好惡本然之真即得乎人巳同然之性矣能察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作好悪以自違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

喜怒哀樂愛悪欲七情也不言憂懼二字何也

七情雖出於心而已着於物憂懼雖動於情而實關於思故思字從心憂懼皆思也故詩之言憂不曰疢如疾首則曰維憂用老夫至於疾首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發有如是之深者乎故不可以例論

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吉凶悔吝生焉吉一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情之正也發而不中節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生焉樂一而已人欲於未發之中存所謂生而靜者則吉凶之兆氓而喜

怒之萌遏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謂當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也忿懥恐懼憂患好樂之不得其正則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之離性而乖於心也之其所親愛云云情之由心而施於物也此二節所字即能所之所

學而不思則罔漸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頓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却可語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却至何時可聞知其所以聞則知其所以語矣

博學審問是問慎思明辨是思篤行是修其理一也儒謂之知佛謂之聞儒謂之行佛謂之修所以貫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異於教玉人節舊解未明蓋以雖萬鎰爲小何以以字解作其皆非本旨也教字當

作教誨之教爾大意謂王有玉雖萬鎰之多必付之玉人而已不與琢爲未嘗誨玉人而爲玉者也然則王之國雖萬乘之大亦必付之賢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誨賢人而為國者也今用賢人為國矣而顧欲其從我則是誨賢人而為國何以異於誨玉人而彫琢玉哉夫誨玉人為玉玉必壞誨賢人為國國必危任之可也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註云非因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即

其偶合時即是擒撰時非待偶合之後而方擒以為取爾令八平日立身行已無所積累見有一事可以立名惟恐不得到手急忙襲取將来擒人之不備以自為名此正襲而取之耳雖意氣盈溢如何算得浩然之氣少時露出頭角依舊是本来局面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譬如人腹中不飽襲取簞食壺漿以救目前少頃依舊饑餒如何充養得肌膚所以下個餒字極有意在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蓋惟取人為善正其舍己從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說去註分人己非與人為善即善與人同猶言和人為善也註解許又解助非即天下歸仁亦止言同歸於仁也解以仁與我非

目之於色吾可得而見人亦得而見之耳之於聲吾可得而聞人亦得而聞之惟口之於味甘苦溫涼得之於我耳人不得而與焉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貴其自得之也夫

士君子窮生平之志慮以為富貴紛華宮室輿馬鐘鼓帷帳盡心力而求之不過如傀儡人供他人之玩耳求之於身何嘗有所滋益故君子必有自得於心而人不知乃為貴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其抑揚押闔大有策士之風即如齊王問卿之對雖道理自如此其實有為而發世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遊客權傾一國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以悚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裁制之

此其微指也厥后湣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然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見此轉語徒一咲也

孟子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小體即佛經色身大體即佛經法身夫人於飲食起居之節而調護其肢體者從其小體也養生之說是已於身心性命之蘊而勤修其行業者從其大體也無生之說是已而吾儒之道兼焉今

蚩蚩之氓汩沒於聲利以戕其天和沉酣於嗜欲以傷其元氣是尚不能從其小體矣况大體乎

孟子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夫所謂懷利者非必利於己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利於國也剥民以奉上損下以益上利於君而不利於國利於國而不利於民皆謂之懷利如周之榮夷公漢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誤此設詞也欲言天地聖人以無心順物故兩設險辭以聳人之聽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萬物為芻狗然則天地非不仁也順萬物而無心者也若以有心為仁則天地不仁矣聖人一何不仁哉以萬民為芻狗然則聖人非不仁也順萬民而無情者也若以有情為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必以無為為理又何煦煦然以多事為哉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解者謂蓬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字當是果字言蓬首裸體衣不蓋身而行也不然則蓬累者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泛之意耳柰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此真見也然但就凡民言爾士大夫則不然可與慮始而難與樂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也

人有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彼之患難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棄予如遺也人有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肩爭門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語此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籠山澤之利操金穀之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民之器用服食皆仰足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苐以市道交之使其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

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為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合變何也管子之法覇道也可施於一國而不可施於天下一國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徧而四海之遠惟精神意氣潛移默運非智數法令所及一也覇其國者不顧鄰國可以利吾國則為之鄰國雖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則為之鄰國之民雖斃不顧也故常以吾國之財操其輕重以御鄰國之敝其勢然也若夫為天下則不然此有餘而

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嚮其利而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脉周流無所不貫疾病痾痒不諭而知安有損手而益足刲膚而實腹者故管子之説不行也二也是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亂然則王天下者不理財耶曰大學之十章備之矣此王道也

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刑名故曰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文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調也

益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於名實者耳形或作形或作刑其義一也今直以為刑法之刑過矣所謂本於道德者韓子之書有之其言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又曰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又曰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又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至如觧老喻老諸篇大抵本虛靜無為之指第其言專主於用非道之本體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権此駁論也至陸贄始正其非謂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則非權矣程子曰權只是經字正此意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踈權也脩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近日為少師欸策會場論輕重之義極為了徹可為萬古不磨之見矣

典籍

劉歆典領五經總群書奏其七略有輯畧有六

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畧有兵書略有術數略
有方技略凡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二千二百卷
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
名曰墨曰從横曰雜曰農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
古文篆隷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科斗
書也篆大篆也隷書今之八分今關中郡學有
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洛陽三字經石經五胡之亂未嘗損失至元魏

馮熈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嘗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阨一也

隋煬帝好讀書著述增秘書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以至蒱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可謂富矣惜其不傳於世無可考索耳又西京

有書三十萬卷煬帝除其重複猥雜得正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後所存幾何也古時書籍甚多如歷代藝文志所載後世及見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書燼於秦火不思自漢至今其爲秦火者又不知其幾矣可勝嘆哉

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刻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

賣至後周廣順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及後周和
　始為文章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雕印書籍始見於此不知隋唐以來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時立書畫筭學當時留心藝文厚昭技巧故縹緗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時之盛也書學即今文華直殿中書畫學即今武英待詔諸臣然彼時以此立學時有考校今止以中官領之

不關藝苑無從稽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遂不及古爾　宣憲二宗雅好畫品武英待詔精者頗多然皆工畫也秘殿書法皆以姜立綱為宗類如文奏之書視宋時書畫二學相去懸絕矣

元人破宋用楊璉眞珈之言將宋故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遠壽張人素有文聲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人主好文章書畫雖於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靈簡省嗜慾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世儒動云人主之學與韋布不同不必尋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據何所涵養而後為人主之學求而不得無所用心則聲色狗馬玩好遊娛襍然進矣孰與尋常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經博古之士參備顧問不可以技藝下流干預其間如漢靈帝時召諸生能為文賦者待

爲都門下諸爲尺牘工鳥篆者皆加引召一時無行趣勢之徒多置其間蔡邕上書言之不能用也此等小人雖有文技而不本於經訓其進身之途多出私門不由公辟故經生文士恥爲伍耳

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亡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躭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幾即躭精文藝

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長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

歐陽脩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令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賾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

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為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搨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為文者如搨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為不然即積案盈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為用矣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乃以漢人楷字

合契丹字體製為女直字及元入中國又作蒙古字今元朝遺碑多用蒙古字體而今之遺刻無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狀何似今遼東女真表文字與北虜相近不似漢字契丹所合而成韃靼館字體又都不似蒙古豈蒙古字體亦非其國人所通用耶

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懸求遺書故其時內府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　本朝則不及遠矣永樂中亦嘗遣使四購不知所

得幾何乃今秘閣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天
祿石渠之與空虛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張貞
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
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行而
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當
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御
覽其一內閣秘書當儲其全以備顧問其一翰
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當
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以

備忝秩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
無之徒使坊肆訛刻日滋月盛毀甕覆瓿失
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穀山筆麈卷之七終